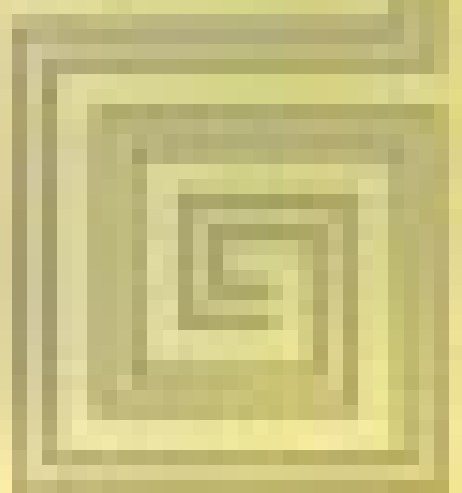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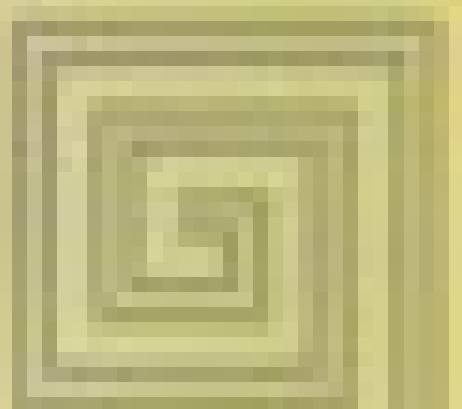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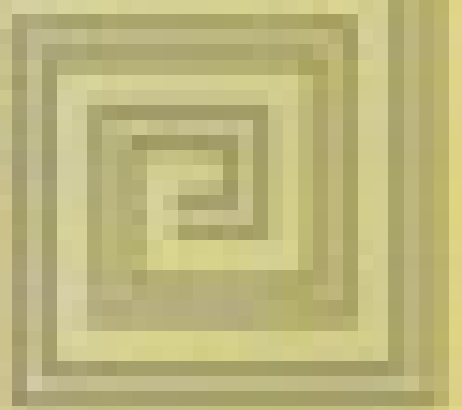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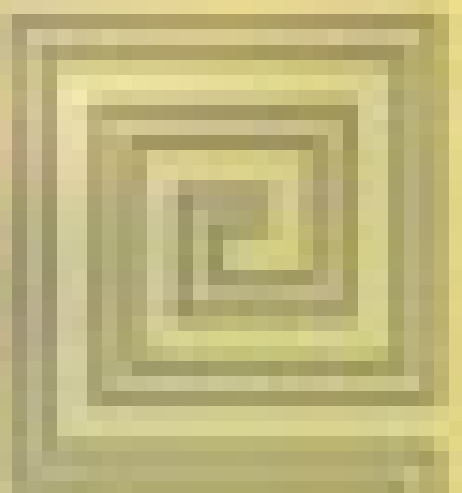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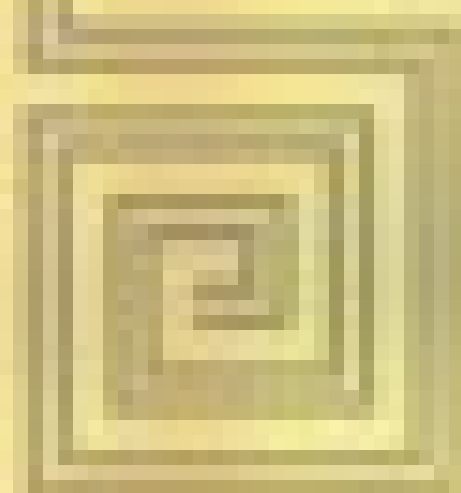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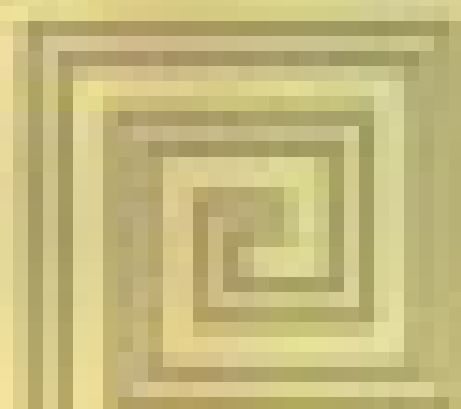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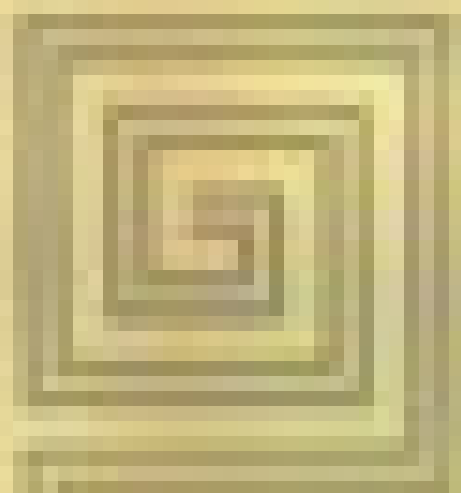


道

藏

13



第一三册

道藏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道德真經集註序

卷一

唐明皇撰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具宗啓迪來茲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揅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當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左仙公葛玄撰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有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萬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竊窈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闕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譽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涉之不辱飾之不榮挽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

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斯文專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實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齋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上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慈有以教之則幽夕觀太

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註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仍齋潔燒香想見道真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為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老子大道從容無為之堂歎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

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真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曠也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真人徐來勒道德經上下二卷仙公曩者所好如親見真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詠萬遍夷心註玄者皆必昇仙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王雱撰

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為之解聖人之言既為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為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為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知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咸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於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夏是也夏反而為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為德以復性為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也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

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為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邈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道經旁曰道者萬物之所由在體為體在也故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

河曰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河曰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以無為養

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

道○旁曰可道之道適時而為時徙不留

道亦應變蓋造化容未嘗暫止昔之所是

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為道根指遽廬

為聖宅老氏方將祛其弊而開以至理故

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

名可名

河曰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明皇曰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

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

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

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

無名也○河曰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

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

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弼

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

也其不可道不可名也○旁曰名生於實

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

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無名天地之始

河曰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

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

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明皇曰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

地天地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

既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河曰

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

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

大成就如母之養子○弼曰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零曰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為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乃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

常無欲以觀其妙

河曰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弼曰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

明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

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河曰微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弼曰微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通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零曰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於佛氏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含有以求無則是外更有安得為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以觀者但見其微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維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明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真有有即實無耳言微則知妙之為奧言妙則知微之為粗比法言之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明皇曰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河曰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

亡身也

同謂之玄

明皇曰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曰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零曰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

玄之又玄

河曰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

衆妙之門

明皇曰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河曰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弼曰兩者始與母也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待而名故不可言同

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手一玄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其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門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旁曰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河曰自揚已美便顯彰也

斯惡已

河曰有麤玉也

皆知善之爲善

河曰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明皇曰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

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河曰人所爭也旁曰道本無物而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而由樂著所以惡夫美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夫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嘗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

故有無之相生

河曰見有而爲無也

難易之相成

河曰見難而爲易也

長短之相形

河曰見短而爲長也

高下之相傾

河曰見高而爲下也

聲音之相和

河曰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之相隨

明皇曰六者相違遽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河曰上行下必隨也○彌曰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而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旁曰離道而我則有彼彼我既分編類爲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生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爲常故耳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篇有序可以理推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河曰以道治也○彌曰自然已足爲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

明皇曰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

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河曰以身帥導之也

雱曰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意故事以之齊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也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求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萬物作而不辭

明皇曰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河曰各自動也不辭謝而遂止雱曰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焉能不辭哉生而不有

河曰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弼曰智慧自備為則偽也功成不居

明皇曰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為已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恃如此則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河曰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弼曰因物而明功自彼成故不居也○雱曰有則居居則遷矣

夫唯不居

河曰夫唯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

明皇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河曰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上六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弼曰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雱曰形名而降莫不代謝唯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

河曰賢謂世俗之賢辨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

使民不爭

明皇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河曰不爭功名反自然也○雱曰賢者出眾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

不貴難得之貨

河曰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

玉捐於淵

使民不為盜

明皇曰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河曰上化清靜下無貪人○雱曰民衣食足而性定矣矣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為盜蓋民之生皆由妄生分別此篇務

在齊物使民復性

不見可欲

河曰放鄭聲遠佞人

使心不亂

明皇曰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

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河曰不邪

淫○弼曰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

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之易為而唯用是

施貴之易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

競効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睹

齋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

也○零曰昧者妄見可欲所以心為之隕

亂唯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真寶故萬態一

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心貧常夷物豈

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

河曰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

明皇曰心不為可欲則亂則虛矣○河曰

除嗜慾去亂煩○零曰心虛則無所分別

此中不尚賢之義

實其腹

明皇曰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饜而

止不生貪求○河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弼曰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

也○零曰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

之義

弱其志

明皇曰心虛則志弱○河曰知柔謙讓不

處權也○零曰志強則夸企而勝志弱則

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

強其骨

明皇曰腹實則骨強○河曰愛精重施髓

滿骨堅○弼曰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

零曰骨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

此又申不貴貨之義

常使民無知無欲

明皇曰常使人無事尚之知無貪求之欲

也○河曰反朴守淳○弼曰守其真也○

零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

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知自

不貴貨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明皇曰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之者令

不敢為也○河曰思慮深不輕言○弼曰

知者謂知為○零曰智足以亂眾者禁而

止之

為無為

河曰不造作動因循

則無不治矣

明皇曰於為無為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

矣○河曰德化厚百姓安○零曰為無為

非無為也為在於無為而已期於復性故

也竊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

故君子則志強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

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強則多知骨弱

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趨不同而其

為徇外傷本一也惟至人不然弱其志非

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為無所求而道自足

也強其骨非以自立而為賢將以勝利欲

而尊德性也夫然後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

河曰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

或不盈

明皇曰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河曰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零曰道充塞無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冲冲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體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冲

淵兮似萬物之宗

明皇曰泉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泉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河曰道淵深不可之也似為萬物之宗祖○零曰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為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它求當挫銳

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

河曰銳挫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正之法道不自見○零曰銳挫則渾然矣銳尖之形是也

解其紛

明皇曰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須則爾結矣○河曰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零曰不與物講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

和其光

河曰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零曰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不著

同其塵

明皇曰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也○河曰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零曰道乃性之常得性之常奚足珍尚故至人有道

而不自異於塵

湛兮似或存

明皇曰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離故湛兮似有所存○河曰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而不亡○零曰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誰之子

河曰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零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廉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

象帝之先

明皇曰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河曰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弼曰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瞻也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能于道

則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追實實來則溢故冲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抑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繁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鏡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汚其體同塵而不渝其冥其然乎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僭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零曰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為帝王矣而道更在其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

河曰天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以萬物為芻狗

明皇曰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河曰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無施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

存則不足以備哉天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無為然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瞻矣若慧由己猶未足任也○零曰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為狗耳實何足禮敬乎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為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為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反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己豈留情乎

聖人不仁

河曰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

自然○零曰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謂之仁彼人貌而天者仁何足以名之

以百姓為芻狗

明皇曰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

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氣愛乎○河曰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弼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零曰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之間

河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

其猶橐籥乎

明皇曰橐者韞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故也○河曰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零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

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明皇曰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

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河曰言空虛

無有用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弼曰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

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

若橐籥也○零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多言數窮

多言數窮

河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零曰非應而言則窮矣舉言則為

可知此聖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

不如守中

明皇曰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徧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河曰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靈氣

希言○弼曰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齊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零曰守中所以應萬變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

明皇曰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

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

以為喻說○河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

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零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

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能虛能盈而又

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是謂玄牝

明皇曰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冲用無

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河曰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藏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

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

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為牝也○

零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以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

由其賦形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明皇曰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河

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零曰玄牝體陰而一體之

中又自有陰陽稱門者異於戶也萬物由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

河曰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

復若無有○零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

用之不勤

明皇曰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

用無心故不勤勞矣○河曰用氣當寬舒

不當急疾勤勞也○弼曰谷神谷中央無

谷也無形無影無迹無違處卑不動守靜

不衰谷以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

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天地之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

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

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

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

第二十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摩二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明皇曰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

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

無私成私爾○河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

喻教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河曰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

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奉

人以自與○弼曰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

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

明皇曰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

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

爾○河曰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

零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

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

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

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迫固如

此而已然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

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

河曰先人而後己也

而身先

河曰天下敬之先以為長○零曰聖人雖

聖而形與物齊唯其體天道而不爭乃能

獨異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夫匹

婦皆足以勝之

外其身

河曰薄己而厚人也

而身存

明皇曰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

志淡泊故身存○河曰百姓愛之如父母

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零曰有我

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唯超然自喪不有

吾身者物莫能傾之

非以其無私邪

河曰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無私邪

正無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明皇曰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又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河曰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弼曰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零曰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明皇曰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河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零曰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

河曰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而不爭處衆人所惡

河曰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

弼曰人惡卑也○零曰處一本作居

故幾於道矣

明皇曰幾近○河曰水性幾與道同○弼

曰道無水有故曰幾○零曰人有心心為

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唯忘心體道者能

利物而無心勝物也

居善地

明皇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

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河曰

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

以於地動而下人也○零曰趣下而流

心善淵

明皇曰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停矣○河

曰水深空虛淵深清明○零曰深靜而乎

內明外矚

與善仁

明皇曰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

物矣○河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而不與

盈也

言善信

明皇曰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

信矣○河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

零曰萬逝必東

政善治

明皇曰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

其清靜矣○河曰無有不洗滌且平也○

零曰任理而不任情積柔弱而勝重大

事善能

明皇曰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

器不滯於物○河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

零曰唯變所適故無不能也

動善時

明皇曰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

泮冬凝矣○河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

失天時○零曰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

物動亦不失時

夫惟不爭

河曰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

故無尤矣

明皇曰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迂於物故無過尤之地○河曰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弼曰言水皆應於此道也○零曰水體一而物莫能易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為德則不能成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明皇曰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河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弼曰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零曰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明皇曰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生招殃咎故不可長保○河曰揣治也先揣

之後必棄捐○弼曰既揣末今尖又銳之今利勢必摧鋤故不可長保也○零曰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明皇曰此明盈難久持也○河曰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弼曰不若其已○零曰實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久乎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明皇曰此明銳不可揣也○弼曰心生故咎非他與○河曰夫富富賤貧貧貴貴賤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弼曰不可長保也○零曰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四者皆以已有物與為驕者同累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明皇曰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河曰言人

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弼曰四時更運功成則移○零曰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回然而世之愚者一

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載營魄

載營魄章第十

河曰營魄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哀樂卒驚傷魄魄現在肝魄在肺美酒甘酸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德壽延年也○零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

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者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日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抱一能無離手

明皇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離也復陽全生不可深離故今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河曰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弼曰載猶處也營魄人

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手則萬物自賓也○零曰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已故喪精失靈沉為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為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為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墮散其名曰罔罔罔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也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大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工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大明培根而華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為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與神為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要為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明皇曰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乎○河曰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弼曰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零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全神全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氣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恃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唯氣所為沈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全神全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